

战地记者讲故事

# 红星杨

■曹蒙洁



插图:陈磊

从成都出发,沿318国道一路向西,穿过二郎山的蜿蜒隧道,巍峨神秘的雅拉雪山便逐渐出现在眼前了。沿着山腰向上攀爬,登上海拔4298米的高山垭口,一路向西,傍晚时分,车子终于在一座军营门前停下。

结束了一路的颠簸,我迫不及待地跳下了车。陪同的干事周高恒赶忙拉住我,叮嘱我要慢慢走,不要跑,因为高原反应产生的头痛和头晕并不好受。

这里是位于川西高原的甘孜,“献身使命模范营”的官兵常年戍守在这里,守护着这片热土。

营区坐落在山峦间,抬眼望去,远处的雪山在落日映衬下显出金黄的颜色,近处山顶的冰雪已经消融,山上白色靶标清晰可见。

道路两侧,杨树枝随风摇曳。“这种杨树叫红星杨,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沿纹理将树枝轻轻掰开,横断面上会有一个端正的红色五角星图案。”周高恒捡起一根树枝告诉我,“这些树在单位移防到此之前就有了,是纪念红军长征栽种的。数十年来,它们在这片土地深深扎下了根。”

“嘀嘀嘀!嘀嘀嘀!”突然,一阵急促的警铃声打断了我们的交谈,也打破了营区原有的平静。

“附近山林突发大火,风力4级,目前已造成3人受伤,各应急组立即

展开灭火救援工作!”一名干部手持对讲机匆匆跑过。

刚来就碰到火灾?我正想开口询问,周高恒解释道:“这不是真正的火灾,而是营区组织的经常性消防演练。驻地附近山林较多,地形复杂,有时遇到重大火情单靠消防的力量远远不够。需要我们的时候,我们必须顶得上、靠得住。”

我向人群走去,果然看到在演练现场,官兵正紧张有序地进行火势控制和火场救援工作。

演练场上,我注意到一位个子不高、皮肤黝黑的老军士。只见他抱着消防水管冲向一处火势猛烈的区域,示意战友开闸放水。浇灭大火后,他又快速卸下装具,跑去抬担架、救护“伤员”,同时还向身边的新战士讲解技巧方法。

周高恒告诉我,他叫张立志,守在这里已经19年了。14年前,正是他和战友们一起扑灭了那场大火。

第二天,我找到张立志,想跟他多聊聊。他提着水果、拿着抹布正准备前往烈士陵园,我急忙跟上去。张立志告诉我,10多年来,每个月月底,他都会到烈士陵园陪老战友聊聊天。

2010年12月5日,驻地突发山林大火,时任营教导员李列等15名官兵在扑灭山火时为救群众英勇牺牲,长眠在他们守护的这片土地上。为表彰

他们的突出贡献,该营被中央军委授予“献身使命模范营”荣誉称号。

牺牲的人里,有和张立志是同年兵的老战友,有曾经一起谈天说地一起踢球的好兄弟,还有张立志手把手带过的新兵,最小的一名战士才17岁,而他们的生命永远停留在那天下午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,其他参与救火的战友们陆续退役离开,而张立志选择延长年限,继续服役。

“老战友用生命践行使命,现在我想做的就是继续替他们守护这片土地。”张立志用抹布擦拭着墓碑,轻声说。

微风吹过,陵园内红星杨的枝叶沙沙作响,好似战友的回应,清脆有力。长期的高原工作,让这名36岁的老兵看上去比同龄人要沧桑许多。

“其实是有些犹豫的。”张立志坦诚地告诉我,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,也想过回家好好陪伴妻儿,弥补这十几年的亏欠,但每次面临走与留的选择时,总觉得这里有东西牵绊着自己。“离开的理由有无数个,而留下的理由只有一个——继续守护。”

川西高原很苦,高寒缺氧,普通人连快走都会感到头晕;但高原也很美,在这里,有一群可爱的战士,如同高原上的树,默默扎根,顽强生长。

道路两旁,红星杨静静矗立,树干挺直,枝叶茂密。我弯腰捡起一根树枝,掰开,红色五角星映入眼帘,也照进我的心里。



曹蒙洁

记者心语  
心怀热忱,记录每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灵魂。

# 龙爪山下的回忆

■岳长全

## 情感兵站

眺望,军人的情感故乡

1975年3月下连时,前来迎接我们33名新兵的是驻渤海前哨某岛一连的唐连长。他高大个、方正脸盘、浓眉大眼,一眼看去就是个标准的“老海岛”。连长带我们沿蜿蜒山路急行,赶往驻地。

老连队坐落龙爪山下,营房依山傍海,东西排列。抵达连队后,我被领往三排九班,成为一名无后坐力炮四炮手。

虽然我早有思想准备,但紧张艰苦的连队生活,还是让我有些“水土不服”。整理内务、打扫卫生还好说,最苦的是训练。队列、射击、施工,我个小力弱,明明已经很努力,可总也做不好。每一次上单杠,我都像个秤砣挂在上面,动弹不得。班长看了直皱眉头,我自己脸上也火辣辣的,心里很忐忑。

幸好我还有写作的爱好,时常参与出黑板报、写评论稿,有时也写诗,或者播报饭堂广播。渐渐地,我的特长引起了连队干部们的注意。相较唐连长的刚健威严,指导员于培义总是亲切地笑着。一个收操后的早晨,他见我在门前的单杠下练习,就朝我走来。看我上单杠始终不得要领,指导员微微一笑:“我给你做个示范。”我按指导员的讲解来做,居然没费多大劲就上了杠,指导员在一旁欣慰地连说几个“好!”此后,每当我懵懂、迷茫、受挫之际,总能想起指

导员那天那句看似不经意的“我就知道你行”。我时常想,指导员怎么会知道我能够呢?或许只是一句安慰,却让我感知到自身的能力、价值和潜质,进而慢慢振作起来。

一天上午,驻地渔村一家民房突然冒出滚滚浓烟。“不好,赶快救火!”连长一声令下,官兵立即从训练场赶赴火场。全连100多人奋力救火,大火很快被扑灭,渔民财产损失不大。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,就试着写了一篇《奋勇灭火》的小故事,大约400字,工工整整地誊写在方格纸上,装进信封,寄了出去。没想到,稿件很快就在原济南军区《前卫报》二版中间位置刊登。

尽管署名“一连报道组”,可全连都知道我是写稿人,也是第一个登报的人。班、排、连的三级表扬,让我的内心相当激动。那天夜里,我翻来覆去睡不着,惹得下铺老兵直抗议。一名新兵写稿登报的消息传到了团机关,领导询问考察之后,将我选调到团报道组,由此开始了我之后40年的新闻写作之路。随着我的文章再度登报,全连官兵欢欣鼓舞,我一时也沾沾自喜,日常工作中不免有些飘飘然。指导员看在眼里,一天晚上,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“登报当然好,以后的路还长。胜不骄、败不馁,到啥时候也要朝前走。”

此后的多年,我从连部、营部,再到师团机关,随部队多次移防,岗位一换再换。每每回望奋飞的起点,我总会感慨万分。龙爪山下曾经的军事禁区,如今也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。但老连队

一直是我的精神家园,那里有我逝去的青春岁月,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。

回想当初,我其貌不扬、性格内向,并不显得出众,却有始终把心思放在工作上的执着。从写黑板报开始,到后来作品一次次发表并获奖,我一直铭记指导员说的“我就知道你行”。指导员的夸赞,给了我莫大的鼓舞,点燃了我的激情。如今,我多么想再和他聊聊天,告诉他我写了一部48万字的《笔耕如歌》。遗憾的是,指导员不幸因病早逝,斯人已去,可他鼓励的话语时时回响在耳畔,令我心潮起伏……



长征

第6153期

## 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吕博跟我讲述这个故事时,我正在伏案记录。当我抬头看向吕博,发现他的眼睛里竟闪着泪光,一旁的战友郝建兵悄悄地给他递来纸巾。

其实,我当时心里并没有什么波澜,在高原上哪个“老阿里”没经历过几次生死险情。吕博比我小一些,说话时抬头纹皱成一团,脸庞黧黑,总喜欢低着头,这也让我很难读懂他。

那就是一次寻常的巡逻,连队出发时还特意选了一个太阳高照的晴天。可刚走了20公里,天上就飘起了雪花,再往前走便是风雪漫天。一路上,车子始终挂着一挡在山上爬行,车窗外不时传来车轮打滑的声音。

落日染得远处的雪山一片血红,连长不禁叹了一口气,天黑前肯定到不了点位。地图上显示附近9公里处有一个夏季牧民的放牧点,晚上只能在那里宿营了。

谁也没想到,这9公里走得更为艰难。吕博坐在运输车的大厢板上,太阳一落山,里面的光线陡然昏暗下来。车子在搓板路上颠簸得厉害,吕博头昏沉沉的。有经验的老兵提醒他,千万别睡觉。倦意涌来,吕博眼皮不听使唤地耷拉下来。忽然,“咣当”一声,车厢整个倾斜下来,所有人都往前跌倒。

只听老兵厉声喊道,不要动!吕博的头脑一下子清醒过来,似乎车子要滑到山沟里去了。他攥紧车上的扶手,心提到了嗓子眼。坐在前排负责带车的连长立即跳下车察看。

幸好,只是车轮陷进了一条靠近崖壁的浅沟。驾驶员郝建兵几下就把车子倒了出来。这时,天已黑透,连长带着几名党员走在没过膝盖的雪地里,为车队开路。

# 巡逻路上

■郑茂琦

炽热的车灯前依旧白茫茫一片,只能勉强看见连长他们的身影。驾驶员郝建兵摇下车窗,伸出头,边擦玻璃除雾,边观察路况。

突然,连长的身影从车子前消失了。郝建兵赶紧停车,跟大家一起寻找。可是,战士们呼喊连长的声音立刻就被风雪淹没了,听不到任何回音。郝建兵试探着走到崖边,向悬崖底下望去,一下子就发现了连长。他正挂在悬崖边上,双手插进雪里,紧紧抓着几棵荆棘草。

# 32载的守护

■董梦璐

## 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清晨,阳光如金色的利箭刺破云层,将光洒在惠民县石庙镇归化烈士陵园内。一时间,苍松翠柏闪闪发亮,陵园内48座烈士墓碑熠熠生辉。一位老人在一队小学生的搀扶下走进陵园,她满头的华发被整齐梳理,满是皱纹的脸上含着慈祥的笑意。

老人名叫赵银亭,已经95岁高龄。今年,是她义务守护烈士陵园的第32年。

“这些都是牺牲在咱们惠民县的烈士。他们牺牲的时候,也就十八九岁的年纪,无名无姓的,也不知道家在哪里……”老人抚摸着孩子们的头,声音缓慢而亲切。环顾一座座墓碑,有孩子拉起老人的手,声音稚嫩:“赵奶奶,您给我们讲一讲英雄们的故事吧。”

“那是1941年的冬天,抗日部队转移北上,途经咱们这儿时,遭遇日寇包围。”老人的眼神望向远处,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,“部分战士奉命在五寨

子一带掩护部队突围。他们坚守阵地,从天亮激战到傍晚,完成了阻敌任务。但因寡不敌众,48名八路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。”说到这里,老人哽咽了,“五寨子战斗太惨烈了,后来,党组织带领村民,把48位战士的遗体就地掩埋。再后来啊,烈士遗骨被迁到古寺院遗址土台上,于是就有了这座归化烈士陵园。”孩子们安静地听着,不远处的林中传来阵阵鸟鸣。

赵银亭带着孩子们一起擦拭墓碑,为烈士们献上鲜花,添上新土。阳光洒在老人脸上,也洒在孩子们明亮的眼睛里,金灿灿的。

1929年,赵银亭出生于石庙镇归化村。她参加过村妇女救国会,组织村里妇女为前线将士做军鞋、缝军衣、磨军粮。1947年7月,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之后,赵银亭先后任归化大队妇女救国会会长、妇女主任、支部书记等职。新中国成立后,赵银亭又担任归化村党支部书记,在岗期间常去陵园清理杂草、祭奠英魂。

烈士陵园原本与村委会毗邻,一直由村委会成员负责看护。1992年,村委会搬迁。这时,让所有人惊讶的是,刚从归化村党支部书记岗位上退休的赵银亭

几个战士赶紧手拉手把连长拽上来。连长什么也没说,拍拍身上的雪,继续往前走。

短短的9公里路,他们走到了深夜。来到放牧点时,官兵已经一天没吃饭了。战士们捡了些牛粪,点燃了炉火,开始做饭。第一锅饭烧糊了,米饭的焦香,混合着空气中牛粪燃烧的气味,惹得大家口水直往肚里咽。老兵让新兵们先吃,但望着锅里那薄薄的一层米饭,战士们谁也没有上前。过了一会儿,炊事班长又端来一大锅饭,战士们才围了上来,不过,大家都争着吃那锅焦糊的。

饭后,吕博和郝建兵带着军犬负责站岗。寒风刺骨,雪落在厚厚的羊皮大衣上,格外沉重。军犬在地上也待不住,站一会儿就往屋里的火堆旁走。

凌晨,雪停了。他们望着天上的星河,满天的繁星就像身旁的战友,紧紧依偎在一起。

天亮以后,连长拿着卫星电话爬到高处,向上级汇报了情况。回到宿营地后,连长把大家召集起来,宣布巡逻任务取消,立刻返回。吕博听到这个消息后,眼圈瞬间红了。整个房子里沉默得令人压抑,因为没有一个人想过放弃。

回来的路,也异常艰辛。返回连队后,连长第一时间安排大家吃饭休息。饿了好几顿,面对热腾腾、香喷喷的饭菜,大家反而没有胃口。吃饭的时候,还是没人说话。连长实在吃不下去了,突然站起来说:“是上级考虑到天气原因,这是不可抗的因素,不是对大家没有信心……”说完,连长坐下,含泪大口大口吃饭。

第二天,我跟着连队一起巡逻。高原春色,阳光白得刺眼。我们走到一处河边,听见“咔嚓咔嚓”的声响,桥下的冰雪正在慢慢消融,一条小溪从上游缓缓流过,哗哗作响。吕博和战友们兴奋地走到河边,掬起一捧水,互相往战友脸上泼洒。我站在河边,望着空旷的荒原,那欢声笑语是高原春天最美的音符。

主动要求留下。“要不是八路军帮助我们一家人,我们连饭都吃不饱,八路军对我们有恩,我舍不得离开这里。”从此,赵银亭和丈夫搬进陵园内的小房子,与石庙镇武装部、归化村民兵共同守护陵园内的48名烈士。2021年丈夫去世后,赵银亭在儿女的劝说下回到家中居住。然而,回家的老人依旧闲不住,经常去陵园看看。

陵园里的路,赵银亭走了一遍又一遍;英雄的墓碑,她抚摸擦拭了一次又一次。每至清明,她会早早来到陵园添新土。遇上风雨天,她都要匆匆赶到陵园巡查,看墓碑与树木是否完好。在赵银亭的维护下,整个陵园鲜见杂草,碑上不见积灰,放眼望去整洁肃穆。

等到整理完毕,每一位烈士墓前都摆上了鲜花后,赵银亭带着孩子们坐在石台上。“赵奶奶,我想把红领巾送给您。”一名小学生拉着老人的手,嗓音稚嫩响亮,“这些英雄真伟大,您也很了不起!”

看着纯真的孩子们,赵银亭笑了。她知道,英雄的故事会像一颗颗种子,在孩子们的心里慢慢发芽,迎着阳光,长成繁茂挺拔的参天大树。



边疆牧场(油画)

李强作